

# 白马湖畔春晖暖

王剑波

很早就知道上虞白马湖畔有一所春晖中学，那里出过一批名人，但我一直无缘见识这所声名远播的学校。

一个晴日的午后，终于有机会来到春晖中学。它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像到了浙江的任何一所县级中学——呈现在艳阳下的是崭新的校舍、宽阔的操场。引起我注意的是迎着校门的一座由三位人物组成的雕像。陪同参观的李校长介绍，这座雕像叫“春晖三贤”：1908年，上虞富商陈春澜捐银五万元创办春晖学堂；1919年，近代著名教育家、民主革命家经亨颐偕同乡贤王佐，又征得陈春澜二十万银元续办中学。李校长热情健谈，一路上对春晖的历史如数家珍，看得出他对能在这所百年名校任职非常自豪。他说，春晖虽然偏于一隅，但创建初期名师云集，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匡互生、李叔同、朱光潜等先后在这里执教，蔡元培、何香凝、黄炎培、陈望道、张闻天、俞平伯、柳亚子、叶圣陶等名家多次来这里讲学，在风云激荡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成为教育救国、革故鼎新的“试验田”，短短几年，就取得了“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辉煌成就。

行走在校园中，就像回溯在春晖的历史里。看着建造于二十世纪初叶的白墙黑瓦的校舍，我想象着当年这里名师汇聚的盛况，仿佛看到他们长衫飘飘的身影在校园长廊间穿行，听到他们或激昂或低回的声音在课堂讲坛上回响。就像校名所寄寓的那样，百年前这里曾经氤氲着我园现代教育的一抹春晖，当年所提倡和实践的教育理念——“人格教育”“爱的教育”“感化教育”“个性教育”，一如这朴素纯正的老校舍，时至今日也值得赞许。

穿过当年的校门和斑驳的“春晖桥”，我终于见到了大名鼎鼎的白马湖。“白马湖并非圆周的或方方的一个湖，如你所想到的，这是曲曲折折大大小小许多湖的总名。”（朱自清）我从岸边树丛的缝

隙看过去，湖面就像不规则的镜子，在阳光下反射着点点白光。没有看到朱自清所说的“湖边系着一只小船”，但看到了他所写的“湖在山的趾边，山在湖的唇边”，不远处的田野和山麓，映衬出白马湖的淡泊和宁静。如果用“湖”来衡量，眼前的白马湖不过“一汪”而已，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白马湖就是因为春晖中学、因为湖畔居住过一批名流而被世人知晓。

沿着湖边，一组房屋傍山而建。最先看到的是“晚晴山房”。一代宗师、高僧李叔同（弘一法师）曾几度到白马湖诵经著书，并与春晖师生共聚。他的好友夏丏尊、经亨颐和学生刘质平、丰子恺等，于1929年集资为弘一法师在春晖后山腰建造三间平房作禅室，称为“晚晴山房”。山房毁于抗日战争时期，至今遗址荡然无存。从眼前这座1994年重建的四间山房，仍可看到当年老山房的痕迹：造型简洁，质朴古雅，黑瓦、白墙、红柱，细木红漆栏杆围成了阳台。凭栏远望，白马湖半湖山影，一池云天；透过绿枝树梢，春晖校园隐约可见，书声歌吟缥缈可闻。

过了“晚晴山房”，依次可见丰子恺、朱自清、夏丏尊居住过的院子。丰子恺的住所叫“小杨柳屋”，是1923年建造的教工宿舍，因丰子恺在小院内栽种杨柳而得名。夏丏尊的院子叫“平屋”，据说，他是卖掉上虞松山镇上的一幢祖宅后，才造起这座小屋。“高山不如平地大。平的东西都有大的涵义。或者可以竟说平的就是大的。人生不单因有了少数的英雄圣贤而表现，实因了蚩蚩平凡的民众而表现的。”这或许就是他对平屋取名的诠释。朱自清曾经写道：“我们住过的屋也相去不远，是半西式。湖光山色从门里从墙头进来，到我们窗前、桌上。我们几家接连着；丐翁的家最讲究。屋里有名人字画，有古瓷，有铜佛，院子里满种着

花。屋子里的陈设又常常变换，给人新鲜的受用。他有这样好的屋子，又是好客如命，我们便不时地上他家里喝老酒。丐翁夫人的烹调也极好，每回总是满满的盘碗拿出来，空空的收回去。”由此可见，当年他们几家的关系相当融洽。站在平屋的门口，恍惚间似乎看到了朱自清笔下的情景：“大家都已微有醉意，是该回家的时候了。若有月光，也许还得徘徊一会。若是黑夜，便在暗里摸索、醉着回去。”

现在，这几处旧居已经成了陈列室，院子里四季竹苍翠欲滴，爬山虎绿意盎然，当年由夏丏尊亲植的天竺树已枝叶葳蕤。走进静静的院落，看着屋里的陈设，我肃然起敬。这些古旧的小屋，这些简单的家具，让人触摸到大家风范，领受到一种精神的力量。在这里，丰子恺、朱自清、夏丏尊经常相聚，切磋狂辩，“谈文学与艺术，谈东洋与西洋，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在教学之余，他们创作了一批文学、美术作品和教育论著，“白马湖文学流派”和丰子恺漫画就发轫于此，夏丏尊也是在这里译完上海开明书店连出三十余版盛销不衰的《爱的教育》。置身此地，我看到的已经不仅仅是春晖中学，还听到了风起云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遥远回声，想起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春晖时刻和繁花岁月，看到了那一片布满星斗的历史天空。

返程途中，我的心仍在白马湖畔盘旋，默默地追忆一代大师远去的身影。是什么，使他们身处偏僻之地，思想却能放飞四海？是什么，让他们在贫瘠的土地上培植出绚烂的精神之花？回来之后，我在朱自清的《春晖的一月》里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因为在这里，真能够无町畦。我看不出什么界线，因而也用不着什么防备、什么顾忌；我只照着我喜欢的做就是了。这就是自由了。”面对这段文字，我沉思良久，眼前再一次出现了青山脚下宁静的白马湖。

# 向往体操房的日子

喻 语

秘而兴奋地说。我完全被迷住了，趴在窗台上一动不动，直至天色昏暗下来。

从那以后，就渴望有一天自己也能进体操房，去摸摸那奇妙的平衡木。有一次体育老师说：“今天上课的内容是体操……”我的心开始飞翔，一下子兴奋起来。“体操分基本体操、艺术体操和竞技

体操。今天要做的是简单的滚翻，属于基本体操的范畴。”老师在垫子上做示范，开始讲解动作要领：“双手抱膝前后滚动，两臂伸直左右滚动……大家排好队，保持间距直线前行，如果有人谁掉到垫子外面，就意味着你掉到河里去了……我们定时看谁滚翻的次数最多。”

这算啥体操，不就是翻滚吗，谁不会？同学们排好队，一个开始滚动。一个，两个，我连续四个翻滚顺利完成，老师说平衡性很好。可没想到做第五个动作时，后面的男同学翻滚过来，挤到了我，顿时失去平衡，结果两人都滚到了垫子外面，几个调皮的男同学哈哈大笑：“掉河里了，掉河里了！”我脸涨得通红，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下课前老师总结道：“这个滚翻是锻炼同学们的协调性、平衡性、柔韧性和灵敏性，另外，还可以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体现互帮互助的同学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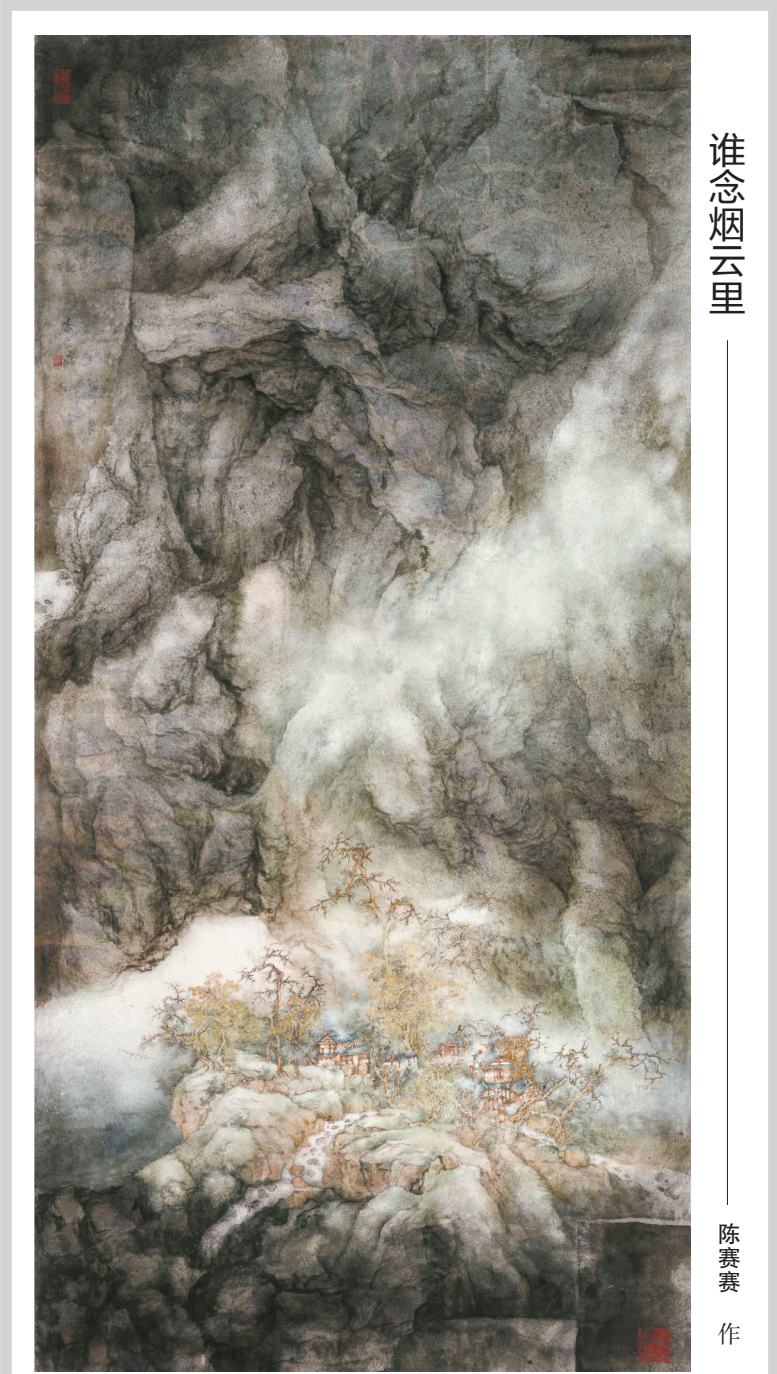
初一时，我参加了学校舞蹈队，但心里仍做着体操梦。一天趁舞蹈队训练间隙，我一个人跑到排球队训练的地方，去寻找梦想中的体操房，结果一圈找下来，根本没有体操房，更谈不上体操队。后来每次学校在市体育场举行运动会，我都要去司令台旁的体操房“趴窗户”。那年当我如期来到司令台旁的矮房子前，里面空荡荡的一片寂静。门卫大爷告诉我，体操队搬到西边效外去了，路很远。

谁又能想到，多年后的某一天，我的工作会让我再次邂逅体操。

那天我和同事一起来到体校体操房，金色的余晖斜射进体操馆，感觉暖暖的。墙上挂着“今日祖国花朵，明日体操之星”的标语横幅。我与教练员运动员聊着，人站在那里，脑海里的画面是错乱的，全是年少时老体育场体操房的场景。完全不一样了呀，房子大了、高了、亮了。我看着小运动员们训练，不时与大家交流。真没想到摸一摸平衡木的念想是在这样的场合下完成的。我在平衡木前站了很久，横木上跳跃着的小女孩，仿佛就是儿时的自己。我把心中的怀念和期望与大家分享，同事们都会心地笑了。

这年暑假，体校又对体操房进行了修整，设施设备也作了相应更换。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体育场的简易房，到八十年代效外八百平方米的老体操房，再到现在高大上的宽敞训练馆，当年的麻布垫子变成了现在的海绵垫和海绵坑，房内有了地源热泵，浴室有了独立空气热泵，良好的训练环境在国内屈指可数，孩子们在这里快乐训练，健康成长。每次去体校，校长总会俏皮地问：要不要去体操房看看？我总是毫不迟疑地点头。

或许，每个人的记忆中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驻留在我心间的体操房里，跳跃着一群勇敢而调皮的小精灵；她们手上有着与年龄不符的老茧；她们在赛场上完美结束动作以后，斩钉截铁、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她们的脸上永远洋溢着胜利者的微笑。



谁念烟云里

陈赛赛作

## 阳光照耀在它值得照耀的地方

——读陈赛赛《谁念烟云里》

成风

有一些烟云不会消逝  
它们盘桓在山崖，险峻  
之地享受着年华的人们

有几个谁远走他乡了？  
回首之际，祥云便笼上谁的眼眸

阳光照耀每一处，都是它  
值得照耀之处，风也一样

流水也一样。巨岩之下  
我们筑屋垒灶，生育  
种植果树，采摘果实。听到惊雷  
在惩罚别处……

天地之旷，我本微渺  
我念想那些离去的人  
——以为世界大千的人

□诗歌

## 云霞出海曙

赵淑萍

请追随那两只美丽的蝴蝶  
去看西塘河静谧的月色  
听高桥在风中吟唱  
古战场的鼓角争鸣已经远去  
新兴的地铁与城市高架风驰电掣  
滔滔运河水  
承载着历史文化风情  
连接起今天和明天  
通向海丝之路的繁华名城名都的辉煌

请沿着那条红色的根脉  
去四明山心  
春天杖锡繁盛的樱花开成了灿烂的云霞

秋天茅篋千年的银杏撑开金色的小伞  
在英雄的土地上  
我们寻求最初的启明之光  
在五彩的版图上  
我们搭建起一村一品共富的样板  
红色的信仰线啊  
和樟溪河一样又远又长

请循着那琅琅的书声  
去桃源书院  
寻觅那一缕宋代的精神幽香  
去感受庆历年间的一脉斯文  
神童诗篇状元文章  
书香的种子在这里发芽

翠竹青青林叶传递着儒者的吟诵  
小巷深深青砖黛瓦诉说昔日的风流  
文化振兴千年学府涅槃重生

请品一盏鄞江的白茶  
去寻找宁波城最初的根  
它山堰千年的福泽  
滋养了明州山水的灵秀和芳华  
晴江岸绮丽的风光  
千百次回眸仍如初见  
三月三月六月十月十日  
庙会寄托着一方人们的平安喜乐  
古城复兴水脉人文书写新的诗章

请数一数十三洞桥的白鹭  
看一看后屠桥村的荷花  
闻一闻龙观的桂香  
再用手轻轻触碰黄古林那片丰茂的茵草  
请走一走唐诗之路  
找一找宋韵文化密码  
再探寻浙东学派的哲思和风骨  
在海曙多少明珠一样的村落  
它们温柔了岁月惊艳了时光

皮肤又白了一个度，颜色黄白如玉，指节运动之间也仿佛石块相击一样，直挺挺的，被风雪一吹根本活动不开。

果然衣服还是穿少了。现在的我恨不得把整床被子都裹上。

下雪看着唯美，实则糟心。满地冰水，到处挂着水珠，湿湿麻麻的感觉从鞋底渗上来，能一直爬到天灵盖。呼出来满口白雾，连眨眼都好像被冻住了一样的凝滞。

做核酸的地方排着长队，人人跺脚搓手，似是连大白的一身医护人员也挡不住风雪。雪粒落在篷顶，又化成果冰从缝间滴下来，人们就在摇曳着的层层帘间穿行，出来时每个人衣上都带水珠，好似什么抽象主义画作。

回到家中，手机上，电视上，无人不在感叹这场雪的。这些无声而至的白色晶体，迷迷蒙蒙，浩浩荡荡，压弯了山间修竹，修饰了高楼大厦，洗净了苍茫大地。

当雪悄然而至，这座城的目光都投向了天空。你虽然不在一处，但此刻，我们可以同看一场雪，共同祈愿瑞雪兆丰年。

## 初雪

周思好

早上起来，拉开窗帘，晨光就从水雾弥漫的玻璃外扑了过来。母亲见我醒了，指着窗外欣喜地笑：“下雪了！”

我精神一振，猛地坐起来，定睛看去，那漫天飞扬的琼花，可不就是雪了吗？它们在风里斜斜地打着坠儿，时而斜行直下，时而舒缓飘舞，正所谓“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难怪曹植要以轻云蔽月与流风回雪并列，这轻盈的舞姿，这晶莹的色泽，除了绝世神女，有谁配得上这等风采？

从迷蒙的窗户望出去，平日常看惯了的黑瓦翠田都抹上一层白色。树木的叶子被雪水洗得光亮，红艳金黄铺满路面，尚带几丝绿意的则在风中瑟缩。

路上行人寥寥，车也少，连平日里的狗吠鸟鸣似乎也都被视野中连

绵不断的白色吞没，连河水也没了波澜。

一辆三轮车蹬过来，车上的人，缩着头，袖着手，使劲地向上拉羽绒服的拉链，车身前半的雪化了，后半还顶着一层白。一阵风吹来，我站在温暖的室内也感同身受地和他一起抖了抖。

此后，上课未免就有些心神不宁，心心念念满天飞雪，誓要出去感受一下何谓“我寄人间雪满头”。

终于走出去了，刚一探出身子就被劲风袭来，雪点呼呼地往衣缝里钻，手也僵了，腿也抬不动了。

带着潮气的空气从全身上下掠劫着温暖，视野内不多时就被睫毛上的水珠虚化了边界。

白茫茫，黑的路面与栏杆，墨绿的树有深色树皮。眼看着手部的

## 一只拉杆箱

林俊燕

拉杆箱在衣柜底部放着有一段时间了，上面落满灰尘。我把它拉出来，掸去灰，打开盖，上次旅行的一缕痕迹像玉米棒吐须扬粉被风吹散……快乐的期待从这一刻开始。

朝空荡荡的箱子里扔几件衣物，几件应该用得着的小东西；装着女朋友口红、小锉刀、指甲钳、掏耳勺的小盒子，充电宝，牙刷，水杯，等等。也有明知用不着的，比如一支老式抽水的英雄牌钢笔，黑杆银套，跟着我差不多三十年了。每次出门，我喜欢随身带几样旧物，仿佛一再测试它们的忠诚。旧物是有灵性的。太旧的，那支笔，我一般不会去用它，只想在需要向人介绍自我时先把它介绍出去。还有指

南针，南北皆不准了，倘若果真依赖它来辨认方位，恐怕早就迷失在林子里了，可我仍带着它。它的不准确或者“十三兮兮”正是我所需要的。

一两天之后，拉杆箱开始凌乱了，先不忙着整理它们，它还是一篇草稿嘛，还要不断地划掉一些句子，增添新内容。距启程还有好几天呢！我每次都像一个从未出过门的人，按捺不住的激情，忙忙叨叨的慌乱，我愿意这样。这短暂的预备阶段往往让我神经产生一种错觉：某次意外中断的旅程现在再次接续，甚至整个人生似乎可以从头再来一遍。

随着拉杆箱鼓起起来，去粗存精，一次次合上又打开，情绪也随之达到兴奋的高潮。它被置放在屋

子里显眼的地方，晚上灯笼罩在电视机的光影里，宛如一堆等待探寻的宝藏。我还会心血来潮地把它们悉数倒出，一样样重新拾起，发一会儿呆，仿佛旅途已经走出挺远了。那样子一定有点像可爱可笑的憨豆先生在收拾他的拉杆箱，只是我舍不得将长裤剪成短裤，如果需要，我可以套上几条裤子出门。东西总是不能全部放进去，到底哪件该带哪件多余也只有到了路上才知道。有时，箱子实在装不下的东西可能恰恰是用得着的东西，你不可能把握一切，尽管你是个经验丰富的旅行者。

好了，到了箱盖必须合上的时候了。清脆的卡锁声标志着一次旅行的结束——而非开始。一次美妙的旅行其实就是一场想象的戏剧，以合上拉杆箱为结束。可当你锁好家门搭上“的士”朝火车站去时，一直刺激你的美妙之感就会被接踵而来的具体、琐碎、麻烦、疲惫所取代……

哈哈！这是我所经历过的瞬间。